

最近,一个朋友告诉我,“量小非君子,无毒不丈夫”这句谚语,其本来面目是“量小非君子,无‘度’不丈夫”。由于“度”字为仄声,犯了孤平,念着别扭,很容易读为平声的“毒”,于是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变成了“无毒不丈夫”。仔细揣摩前后两句,觉得很有道理,这个案翻得好。

“度”和“量”作为同义字,都是用来表述各种事物的程度状态的。借用于人,则表示有雅量,能宽容,与小肚鸡肠对立。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组成的“度量”一词,也同样可以表示人有远见卓识,胸怀宽广博大。这样看来,度之于人,也应该有两个意思,一是为人处世张弛有度,既不“欠”,也不“过”,力求各种关系处于平衡状态,和谐匹配,恰到好处;二是宰相肚里能撑船,心胸博大,宽容为大,不斤斤计较。

所谓狭隘和博大,仅是定性而言,很难做到定量。可以说,无论谁的心胸再博大,也不可能做到包容一切,不过是相对比较而言。所以,说话有分寸,办事有分寸不易,有大大度量更困难。但从根本上说,两者是一致的。一般而言,说话办事有分寸的人都

是有度量的人;同样,说话办事率性而为者也大都是心胸狭隘之人。基于这样的理由,才有了“无毒不丈夫”这样精当的妙语警句,度,堪称为人处世的真谛。

有度量彰显人格高低。一个有“度”的人,一定是个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的人。这个人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中,必然是个既不“缺位”,又不“越位”的角色。相反,一个无“度”的人,他的道德修养一定很差。其说话做事往往颠三倒四,不能圆满。度,是人格的标尺。

商都钟鼓

人贵有“度”

宋宗桃

有度赢得快乐人生。我们知,欲望是人的天性。但过度的欲望则会把人推向危险的境地。古人常选取酒、色、财、气劝诫人不可纵欲无度。众所周知,一方面是无酒不成礼仪,无色路断人稀,无财民不奋起,无气国无生机,这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。可是另一方面,这些东西一旦过度,便具有极大的伤害性,故而有人总是适可而止,有所节制。以酒为例,有度的人决不会酗酒,但他们会节假日里以酒为载体,和亲朋好友聚会,使节假日的喜庆气氛更加浓郁。另外,客人人亲。由于他们大度有则,所以,无论他们扮演什么角色,总会成为公认的好领导、好同事(学)、好父亲(母亲)、好儿子(女儿)……谁都乐于与其相处,谁都愿意尊敬他、孝敬他、关心他、帮助他。试想,人事关系和谐了,这个人能不永远快乐吗?度,是幸福快乐的源泉。有度助推事业成功。度是事物发展的节点。量不足诚不能引起质变,但过度了同样适得其反。只有顺应了这一规律性,才能少走、或不走弯路。另外,一个篱笆三个桩,一个好汉三个帮。任何大到国事,小到家事甚至包括个人的人生事业,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与参与,要靠众人团结一心来开创、成就。只有具备了博大宽广的胸怀,与人为善,高风亮节,才有凝聚力、向心力,才能使自己主导的事业一步步走向成功。度,是事业成功的阶梯。

行文至此,就在我要结束时,突然想到了开国功臣朱德元帅。朱德元帅是我党历史上出名的宽厚长者,德高望重。这不仅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,更由于他具有非凡的度量,不左不右。他生前曾说过:“腹中天地阔,常有渡人船。”毛泽东也曾赞誉他“意志坚如铁,度量大于天。”如果我们能以朱德元帅为光辉榜样,做到头脑冷静,言行有度,就有望成为真君子、大丈夫。

柳叮说:“你也没给他打电话啊!柳叮说:‘你这是什么话!柳叮又哭了,委屈极了,一边哭一边嘟囔:他妈的,凭什么你这么说话,你还是赵大夫的媳妇呢,我怎么没见你奴颜媚骨!香茗说:‘我那不是奴颜媚骨,我那是美少妇勾魂术!柳叮说:‘少来这套!如果陈全也,像大庆那么能赚钱,我也心甘情愿地玩美少妇勾魂术!香茗急了:‘柳书记,你这话说得好好听啊,我得重新认识您老人家啦!柳叮也急了:‘你不势利?当年要不是赵大夫炒股一夜暴富,你能那么快就嫁给他!’

柳叮说完这句话就停止了哭泣,香茗也沉默了,气氛尴尬万分。柳叮想挽回,香茗想缓解,但是,又都不知如何开口。

柳叮说出的是一个再实际不过的话题,实际得近乎赤裸。两个有着近二十年交情的好朋友一时无法适应这种赤裸。她们并不是没这么实际过,只是以往的实际都是属于他人的,她们更乐于做赤裸裸现实的看客。丁芳对着老伴和女儿一顿哭诉,离婚了就可以不交卫生费了,这是哪家的规矩,柳叮一愣,问:‘小丫头离婚了?丁芳说:‘都离了三个月了,三个月没交卫生费了!我让他交,他说钱都被前妻拐跑了,让我找他前妻要,我说他抬杠,他起身就推了我一把,让我滚!我从小到大,一直都是干部,还没人敢这么对我呢!’

柳叮在娘家的地位可是高高在上的。欢欢和笑笑看到妈妈来了,高兴得像两只见了主人的小狗,柳叮和柳芳老两口看到女儿回来了,高兴得像——说老狗有些不敬,但是,那种纯净忠实的喜悦的确和铁蛋有些相像啊!

铁蛋是柳家养了八年的小狗,和柳叮感情深厚。它一步蹿到柳叮的怀里,呜呜地叫,没完没了地舔。柳叮又想哭了。可是,她只能克制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柳叮就成了父母和妹妹的主心骨,主心骨哪能随便哭呢!

和往常一样,柳叮身上戴着大围裙脸上带着笑,乐颠颠地钻进厨房

硬伤之二,潘玉龙是酒店“贴身管家”,理应在“贴身管家”的职责范围内尽心服务,但在陪伴志爱小姐外出旅游至贡阿雪山时,居然在不向酒店领导汇报、客人面临对手追踪的情况下,独自跑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寻找律师,帮志爱小姐的時代公司打起棘手的跨国官司,这对于一个酒店职工是绝对不应该的严重失职!

硬伤之三,影片中的汤豆和柳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四,影片中的汤豆和柳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五,影片中的汤豆和柳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六,影片中的汤豆和柳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七,影片中的汤豆和柳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八,影片中的汤豆和柳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九,影片中的汤豆和柳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十,影片中的汤豆和柳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十一,影片中的汤豆和柳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我偶尔想:“如果没有我老爸,我一定变成一个坏人。”

老爸和老妈是阴阳的两极,没他,我有可能看不见月亮,领会不到简单的美好。印尼排华的时候,老爸就带着七个兄妹回国。老爸从小没见过雪,他就去了长春,差点没被冻死。没见过天安门,他就来到北京,娶了我妈。在北京,文革的时候,差点没被饿死,他就卖了整套的Leica器材和凤头自行车,换了五斤猪肉,香飘十里。改革开放后,老妈开始躁动,像一辆装了四百马力的引擎的三轮车,一个充了100%氢气的热气球,在北京、在广州、在大洋那边,上下求索,实干兴

博客丛林

风雨一炉,满地江湖

冯唐

那,寻找通向富裕的机会,制造鸡飞狗跳、阴风怒号、社会繁荣的气氛。我问老爸,老妈怎么了?“更年期吧。”老爸说。从那时候起,老爸开始热爱京华牌茉莉花茶。老妈漫天飞舞的时候,老爸一

全一样。后来,她去了上海,嫁了别人。后来,她回了北京,进出口茶叶。我说,送我些茶吧。她说,没有茉莉花茶,出口没人要,送你铁观音吧,里面不放茉莉花,上好的也香。

十几年前,我的初恋一直卖茶叶,每年寄给我一小箱新茶,六小罐,每罐六小包。“好茶,四泡以上。”她说。箱子上的地址是她手写的,除此之外,没有一个闲字,就像她曾经在某一年,每天一封信里没有一句“想念”。

我偶尔问她,什么是好茶?她说,新,新茶就是好茶。我接着问,还有呢?她说,让我同事和你说吧。电话那头,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声开

始背诵:“四个要素,水,火,茶,具。水要活,火要猛,茶要新,具要美。古时候,每值清明,快马送新茶到皇宫,大家还穿皮大衣呢,喝一口,说,江南春色至矣。”我把电话挂了。

香港摆花街的一个椅,一灯,一茶杯,一烟缸,在一个角落里,一页页看金庸非梁羽生的情色武侠小说,侧脸像老了之后的川端康成。

老爸喝茉莉花茶使用各种杯子,他对杯子最大的要求就是拧紧盖子之后,不漏。“你喝茶的尿罐儿比家里的碗都多。”老妈有时候说。有老爸的地方就有茉莉花茶喝,我渐渐形成生理反射,想起老爸,嘴里就汩汩地涌出津液来。老爸对茶的要求,简单概括两个字:浓,香。再差的茶放多了,也可以浓。通常是一杯茶水,半杯茶叶,茶汤发黑,表面起白沫和茶梗子。再浓的茶,老爸喝了都不会睡不着,老爸说,心里没鬼。我问,我为什么喝茶也不会睡不着啊,老爸说,你没心没肺。因为浓不是问题,所以老爸买茶叶,就是越便宜越好。老爸在家里的花盆里也种上茉莉花,花还是骨朵儿的时候,摘了放进茶叶,他说,这样就更好了。小时候的熏陶人很久,我至今认为,茉莉是天下奇香。

我对初恋的第一印象,觉得她像茉莉花。小小的,紧紧的,香香的,白白的,很少笑,一点都不闹腾。后来,接触多了,发现她的香气不全是植物成分,女人体和茉莉花不完

真爱的米荷,心中充满对林子楠的向往;而林子楠心中的追求与她不谋而合。在彼此都饱经感情波折之后,他们的姻缘需要突破哪些困难和阻碍,才能生长开花?

这是一部带着童话般美好结局的爱情小说,也是寻找真爱的灵魂之旅。作者细腻真实的感情体验,使小说整体弥漫着真挚感人的氛围。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漂亮的米荷是个“意外”出生的孩子。在她六岁那年的夏天,她随哥哥去哥哥的同学林子楠家。在林家,她认识了在北京上中学的林子楠的哥哥林子楠。林子楠俊朗、大气,他的形象在幼年的米荷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六年后,林家迁居北京,米荷与林子楠再谋面,直到十五年后,在一个生日Party上,米荷与林子楠神奇相遇。追求

我偶尔想:“如果没有我老爸,我一定变成一个坏人。”

老爸和老妈是阴阳的两极,没他,我有可能看不见月亮,领会不到简单的美好。印尼排华的时候,老爸就带着七个兄妹回国。老爸从小没见过雪,他就去了长春,差点没被冻死。没见过天安门,他就来到北京,娶了我妈。在北京,文革的时候,差点没被饿死,他就卖了整套的Leica器材和凤头自行车,换了五斤猪肉,香飘十里。改革开放后,老妈开始躁动,像一辆装了四百马力的引擎的三轮车,一个充了100%氢气的热气球,在北京、在广州、在大洋那边,上下求索,实干兴

博客丛林

风雨一炉,满地江湖

冯唐

那,寻找通向富裕的机会,制造鸡飞狗跳、阴风怒号、社会繁荣的气氛。我问老爸,老妈怎么了?“更年期吧。”老爸说。从那时候起,老爸开始热爱京华牌茉莉花茶。老妈漫天飞舞的时候,老爸一

全一样。后来,她去了上海,嫁了别人。后来,她回了北京,进出口茶叶。我说,送我些茶吧。她说,没有茉莉花茶,出口没人要,送你铁观音吧,里面不放茉莉花,上好的也香。

十几年前,我的初恋一直卖茶叶,每年寄给我一小箱新茶,六小罐,每罐六小包。“好茶,四泡以上。”她说。箱子上的地址是她手写的,除此之外,没有一个闲字,就像她曾经在某一年,每天一封信里没有一句“想念”。

我偶尔问她,什么是好茶?她说,新,新茶就是好茶。我接着问,还有呢?她说,让我同事和你说吧。电话那头,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声开

始背诵:“四个要素,水,火,茶,具。水要活,火要猛,茶要新,具要美。古时候,每值清明,快马送新茶到皇宫,大家还穿皮大衣呢,喝一口,说,江南春色至矣。”我把电话挂了。

香港摆花街的一个椅,一灯,一茶杯,一烟缸,在一个角落里,一页页看金庸非梁羽生的情色武侠小说,侧脸像老了之后的川端康成。

老爸喝茉莉花茶使用各种杯子,他对杯子最大的要求就是拧紧盖子之后,不漏。“你喝茶的尿罐儿比家里的碗都多。”老妈有时候说。有老爸的地方就有茉莉花茶喝,我渐渐形成生理反射,想起老爸,嘴里就汩汩地涌出津液来。老爸对茶的要求,简单概括两个字:浓,香。再差的茶放多了,也可以浓。通常是一杯茶水,半杯茶叶,茶汤发黑,表面起白沫和茶梗子。再浓的茶,老爸喝了都不会睡不着,老爸说,心里没鬼。我问,我为什么喝茶也不会睡不着啊,老爸说,你没心没肺。因为浓不是问题,所以老爸买茶叶,就是越便宜越好。老爸在家里的花盆里也种上茉莉花,花还是骨朵儿的时候,摘了放进茶叶,他说,这样就更好了。小时候的熏陶人很久,我至今认为,茉莉是天下奇香。

我对初恋的第一印象,觉得她像茉莉花。小小的,紧紧的,香香的,白白的,很少笑,一点都不闹腾。后来,接触多了,发现她的香气不全是植物成分,女人体和茉莉花不完

真爱的米荷,心中充满对林子楠的向往;而林子楠心中的追求与她不谋而合。在彼此都饱经感情波折之后,他们的姻缘需要突破哪些困难和阻碍,才能生长开花?

这是一部带着童话般美好结局的爱情小说,也是寻找真爱的灵魂之旅。作者细腻真实的感情体验,使小说整体弥漫着真挚感人的氛围。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漂亮的米荷是个“意外”出生的孩子。在她六岁那年的夏天,她随哥哥去哥哥的同学林子楠家。在林家,她认识了在北京上中学的林子楠的哥哥林子楠。林子楠俊朗、大气,他的形象在幼年的米荷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六年后,林家迁居北京,米荷与林子楠再谋面,直到十五年后,在一个生日Party上,米荷与林子楠神奇相遇。追求



村雪 吴忠光

30集电视连续剧《五星大饭店》是海岩新作,场面豪华至极、热闹非凡。影片通过“贴身管家”潘玉龙与三位年轻女性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,反映了当代青年的人生观、爱情观和金钱观。但纵观全剧,觉得主题并不明显,主人公潘玉龙的性格发展让人难以理解,远不如汤豆豆、杨悦和韩国女老板志爱小姐三位女主角来得鲜明可信,影片存在的多处硬伤更令人诟病。

硬伤之一,影片以大量细节表现出潘玉龙作为万乘大酒店“贴身管家”的敬业精神和助人为乐的美德,但最后却以侵犯商业机密将他逮捕,又以“认罪态度好”而被判“免于刑事责任”分”。但剧中我们根本看不出其犯罪事实和“认罪态度好”的表现,甚至当他被刑拘投进监狱后,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震惊、恐慌和悔恨的表现,有的却是一副茫然无知的表情,这就大大削弱了影片的可信度,自然也便使主题变得一片混沌。

硬伤之二,潘玉龙是酒店“贴身管家”,理应在“贴身管家”的职责范围内尽心服务,但在陪伴志爱小姐外出旅游至贡阿雪山时,居然在不向酒店领导汇报、客人面临对手追踪的情况下,独自跑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寻找律师,帮志爱小姐的時代公司打起棘手的跨国官司,这对于一个酒店职工是绝对不应该的严重失职!

硬伤之三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四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五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六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七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八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九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十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十一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临近午夜,香茗终于下班了,她索性没回家,陪着柳叮在报社的招待所住了一夜。一夜过去了,陈全也没有打来电话。柳叮淡淡地对香茗说:看到了吧,这就是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!香茗说:你也没给他打电话啊!柳叮说:‘你这是什么话!柳叮又哭了,委屈极了,一边哭一边嘟囔:他妈的,凭什么你这么说话,你还是赵大夫的媳妇呢,我怎么没见你奴颜媚骨!香茗说:‘我那不是奴颜媚骨,我那是美少妇勾魂术!柳叮说:‘少来这套!如果陈全也,像大庆那么能赚钱,我也心甘情愿地玩美少妇勾魂术!香茗急了:‘柳书记,你这话说得好好听啊,我得重新认识您老人家啦!柳叮也急了:‘你不势利?当年要不是赵大夫炒股一夜暴富,你能那么快就嫁给他!’

柳叮说完这句话就停止了哭泣,香茗也沉默了,气氛尴尬万分。柳叮想挽回,香茗想缓解,但是,又都不知如何开口。

柳叮说出的是一个再实际不过的话题,实际得近乎赤裸。两个有着近二十年交情的好朋友一时无法适应这种赤裸。她们并不是没这么实际过,只是以往的实际都是属于他人的,她们更乐于做赤裸裸现实的看客。丁芳对着老伴和女儿一顿哭诉,离婚了就可以不交卫生费了,这是哪家的规矩,柳叮一愣,问:‘小丫头离婚了?丁芳说:‘都离了三个月了,三个月没交卫生费了!我让他交,他说钱都被前妻拐跑了,让我找他前妻要,我说他抬杠,他起身就推了我一把,让我滚!我从小到大,一直都是干部,还没人敢这么对我呢!’

柳叮在娘家的地位可是高高在上的。欢欢和笑笑看到妈妈来了,高兴得像两只见了主人的小狗,柳叮和柳芳老两口看到女儿回来了,高兴得像——说老狗有些不敬,但是,那种纯净忠实的喜悦的确和铁蛋有些相像啊!

铁蛋是柳家养了八年的小狗,和柳叮感情深厚。它一步蹿到柳叮的怀里,呜呜地叫,没完没了地舔。柳叮又想哭了。可是,她只能克制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柳叮就成了父母和妹妹的主心骨,主心骨哪能随便哭呢!

和往常一样,柳叮身上戴着大围裙脸上带着笑,乐颠颠地钻进厨房

硬伤之二,潘玉龙是酒店“贴身管家”,理应在“贴身管家”的职责范围内尽心服务,但在陪伴志爱小姐外出旅游至贡阿雪山时,居然在不向酒店领导汇报、客人面临对手追踪的情况下,独自跑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寻找律师,帮志爱小姐的時代公司打起棘手的跨国官司,这对于一个酒店职工是绝对不应该的严重失职!

硬伤之三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四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五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六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七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八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九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十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十一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十二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十三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

李木铃 诗

是啥干部啊?丁芳说:我是局长,我是最基层的领导,比党委书记还重要哪!

丁芳说完,昂首阔步出去了,柳叮和父亲哈哈大笑。

饺子端上来了,丁芳也回来了。丁芳一进屋就哭,吓得大家面面相觑。原来,丁芳和五楼的小丫头干起来了。丁芳对着老伴和女儿一顿哭诉,离婚了就可以不交卫生费了,这是哪家的规矩,柳叮一愣,问:‘小丫头离婚了?丁芳说:‘都离了三个月了,三个月没交卫生费了!我让他交,他说钱都被前妻拐跑了,让我找他前妻要,我说他抬杠,他起身就推了我一把,让我滚!我从小到大,一直都是干部,还没人敢这么对我呢!’

柳叮在娘家的地位可是高高在上的。欢欢和笑笑看到妈妈来了,高兴得像两只见了主人的小狗,柳叮和柳芳老两口看到女儿回来了,高兴得像——说老狗有些不敬,但是,那种纯净忠实的喜悦的确和铁蛋有些相像啊!

铁蛋是柳家养了八年的小狗,和柳叮感情深厚。它一步蹿到柳叮的怀里,呜呜地叫,没完没了地舔。柳叮又想哭了。可是,她只能克制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柳叮就成了父母和妹妹的主心骨,主心骨哪能随便哭呢!

和往常一样,柳叮身上戴着大围裙脸上带着笑,乐颠颠地钻进厨房

硬伤之二,潘玉龙是酒店“贴身管家”,理应在“贴身管家”的职责范围内尽心服务,但在陪伴志爱小姐外出旅游至贡阿雪山时,居然在不向酒店领导汇报、客人面临对手追踪的情况下,独自跑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寻找律师,帮志爱小姐的時代公司打起棘手的跨国官司,这对于一个酒店职工是绝对不应该的严重失职!

硬伤之三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四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,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!”但我们却发现八个月前杨母等人穿的却都是冬装——如果八个月前是初冬,八个月后就应该是炎夏啊,真不知导演和服装师是怎么搞的!?

硬伤之五,影片中的汤豆豆和杨悦都不幸遭遇严重伤害,但最后都“奇迹”般地逢凶化吉了,实难令人信服。另外,影片的前后跨度应该在九年以上,但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是一身冬装,似乎剧中“银海市”就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剧中杨悦遇害受伤住院,杨母叹道“她都躺了八个月了